

人物名片

宋柯,著名音乐人,1965年8月20日出生于北京,毕业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。现任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、数字音乐工作委员会顾问,曾任华纳唱片中国区常务副总经理和音乐总监,北京太合麦田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等。



著名音乐人宋柯在厦畅想数字音乐

我对未来充满期待和好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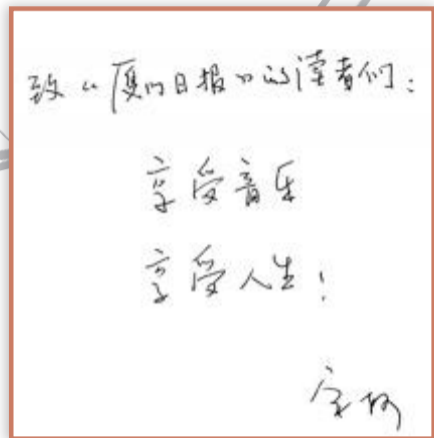
接受本报专访并寄语厦门日报读者:“享受音乐享受人生”

文/本报记者 庄筱婧 陆晓凤
前日,资深音乐人宋柯受邀出席2023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大会开幕式,并在论坛上发表题为《畅想》的演讲,用北京人特有的幽默风趣的语言,分享了中国音乐产业的“昨天”“今天”和“明天”。

宋柯曾先后推出了叶蓓、朴树等歌手,连续几届担任超女评委,并签下“超女”李宇春,被媒体和业界人士尊为内地唱片工业的“顶尖操盘手”。作为数字音乐产业第一批“吃螃蟹的人”,宋柯在10多年前喊出“唱片已

死”,让更多人开始关注数字音乐。他对音乐产业的未来充满展望和期待。

曾经的“理工男”如何走上音乐这条道路?在音乐行业打拼二十年,如何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眼光?厦门如何发挥地域优势,在数字音乐产业领域“弯道超车”?当天,他接受了《厦门日报》和厦门卫视《聆听两岸》节目的专访,畅谈这些年来他和音乐的不解之缘,也畅想了厦门数字音乐产业的未来发展。



厦门印象

想来厦门挑战半马

记者:这已经不是您第一次来厦门了,您对这个城市的印象如何?

宋柯:我有十年没来这里了。这次来感受到的最直观的变化是这座城市颜色更鲜亮了——树更绿了,水更清了,新盖的高楼大厦也更多了,这些都能看出来厦门的变化和发展。

为了弥补这“缺席”的十年,10日晚上刚落地厦门,我就去五缘湾跑了6公里,还特地打卡了跑友们推荐的五缘大桥,景色确实很漂亮。作为一名长跑爱好者,我有个“百城计划”,厦门是我跑过的第86个城市,扎扎实实踩在这片土地上,用脚步丈量这座城市。我也一直很向往国内金牌赛事厦门马拉松,希望能来厦门挑战“半马”,有机会还想去鼓浪屿感受“日出跑”。

当然,同样让我怀念的,还有当年在厦门吃的小海鲜。我很羡慕影视行业的那帮朋友,每年在厦门参加金鸡电影节都能顺便聚一聚,吹着海风,吃着小海鲜,多惬意啊!我希望以后每年都能有机会来这里参加这样的行业聚会。

记者:在数字音乐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下,厦门这样的新一线城市如何彰显自身优势,实现“弯道超车”?

宋柯:在今天的自媒体时代,互联网新技术伴随而来的是整个音乐产业的去中心化。未来,音乐产业将不仅没有唱片公司、专家学者把持的专业门槛,也将打破地域的限制,在哪个城市都能创作出好的作品,草根艺人、创作者也能红遍大江南北。这也意味着,音乐产业不再仅仅和北京、上海这样的老牌一线城市有关,像厦门这样的城市将迎来更多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,我对这件事充满乐观和期待。

不可否认,数字音乐是数字文化产业的一部分,和影视、游戏产业都是相辅相成的。在厦门,我注意到,金鸡落户厦门五年了,这里影视和游戏产业发展速度很快,这将成为数字文化产业在这里发展的巨大优势。

记者:您在以前的采访中提到,鼓励有地域特色的音乐创作,这对于厦门的音乐产业发展是否同样适用?

宋柯:对,我一直身体力行鼓励有地域特色的创作,这从我在选秀节目上谈的观点就能看出来,因为方言和它代表的文化都有很强的生命力。

真正成熟的音乐产业是什么样的呢?我认为应该是百花齐放的。在音乐工业成熟的国家,不同地方的音乐风格都不尽相同,同一种音乐风格也有不同的表达。实际上,地域化本身就是流行音乐的特点,越有地域特点的作品,有时候越能红遍全国。

在我看来,厦门不仅有文艺的城市气质,深厚的音乐底蕴,还有极具特色的闽南文化和方言,这些都能培育出良好的音乐土壤。闽南文化是厦门与台湾地区的共同文化基因,闽南话也是共同方言,闽南特色的音乐会引起双方的情感共鸣,勾起大家的共同记忆,自然而然就能成为两岸融合的纽带和桥梁。

厦门·数字音乐明天

“这里影视和游戏产业发展很快,这都将成为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巨大优势”

记者:您曾经是选秀节目的评委,在今天的自媒体时代,“每个人都能成名15分钟”,您对此怎么看?

宋柯:在我看来,选秀其实是很好的事情,年轻人需要通过平台,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。只不过,这些平台不是实现梦想的平台,而是修正梦想的平台。

最早没有电视台的时候,唱片公司帮着大众去选音乐作品。后来有了电视台的参与,选秀节目的出现,传播率增加了10倍。但这远远不够,还是有很多优秀的人没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,这也是今天短视频行业这么火爆的原因。

到了现在的自媒体时代,大家说好,才是真的好。作品不再需要任何唱片公司老板、电视台导演,或者选秀节目的评委来评价,任何人只要有才华、有审美,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“李宇春”。

记者:除了大众传播媒介发生变化,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互联网新技术也正在对音乐产业造成前所未有的影响。您如何理解这股数字化浪潮,以及正在被重塑的整个产业的生态系统?

宋柯:我在大会的演讲题目是“畅想”,不夸张地说,我现在真的处在一种对未来充满了期待的感觉。

这几年急速涌现出来的区块链、VR、AI等新技术,正好吻合了音乐产业升级换代的契机。要知道,音乐是一个载体不算大的产品,在互联网传播上非常顺畅,这种属性决定了它会跟随游戏、影视在数字娱乐领域引领新一波变革浪潮。

而我对未来的期待来自——正因为技术不断发展和迭代,我不知道未来音乐的核心产品会是什么,音乐人呈现的方式会是怎样,甚至不知道这些音乐人从何而来。他们有可能是普通人,完全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训练,但因为他们独特的审美和过人的才华,利用好AI等新技术,在互联网迅速走红、成名,这都是有可能的。

我相信,真正有才华的人在这个时代一定不会被埋没,我对未来充满期待感和好奇心。

传播·自媒体化今天

“真正有才华的人在这个时代一定不会被埋没,我对未来充满期待感和好奇心”

他从清华“理工男”变身内地音乐顶尖操盘手

他推出叶蓓、朴树等歌手,签下“超女”李宇春

他在10多年前喊出“唱片已死”,让更多人开始关注数字音乐

行业·流行乐坛昨天

“和刀郎签约前,我们喝了三天的酒,在广袤的星空下,刀郎抱着吉他唱歌给我听”

记者: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的“理工男”变身内地音乐顶尖操盘手,您是如何走上音乐这条路的?

宋柯:说来话长,我在清华和国外读了七年的环境工程专业,毕业后也在国外干过一阵子工程师,后来又做过珠宝销售,这些看起来都和音乐没关系对吧?但我们大学那会儿流行弹吉他,我不仅喜欢弹,还当过一阵子吉他老师,当时就在心里埋下音乐的种子了。

那我是怎么意识到音乐原来也可以是个“产业”呢?当年我在国外的時候,跟着朋友去“garage sale”(注:主人在自家车库甩卖东西)淘东西,淘到一本书叫《音乐商业》。这本书专门教人如何把一首歌变成可以赚钱的版权产品,书里提到音乐工业里涉及的所有元素,比如解释了版权是怎么回事,录音是怎么搞的,合约是什么样的,这些都解释得很清楚。这本书我当时越看越觉得有意思,然后就动了入行的心思,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。

进入这个行业之后,我确实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,也发现了自己的一种能力——那就是能够“从音乐里边听到钱的声音”。刚回国那时候,MTV和电台都刚刚出现,我在电台里听到很多新歌,如果有一首新歌或者一名新歌手让我觉得挺好,他们真的过两个月就红了。这算是我的一个优点。

记者:热爱音乐的人通常很感性,您是怎么做到把音乐鉴赏的感性和职业经理人的理性结合到一起的?

宋柯:说到这个,就不能不提当年我在国外干过两年销售的事情。我当时做的是传统的珠宝销售,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需要开车拉着样品到处跑,接触不同的人,了解不同的销售场景,明白不同用户的喜好。对我来说,这其实是商业基本技能的培训,也为后来投身音乐行业奠定了基础。

在流行乐坛,道理也是相似的——不断发掘和打造艺人,制作好的音乐作品,再推销出去。我们面对的有时是电台的DJ、发行商老板,有时也可能是直接的用户,所以如何快速了解他们的喜好和想法,根据他们的需求和反馈选择音乐、制作产品,以及如何准确把握市场动向,其实就是相似的商业逻辑。

没错,我可以很感性地欣赏音乐,但因为有这段经历,需要我去谈生意时,我就会变得很理性。

记者:在音乐行业打拼二十多年,您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眼光,也签约了很多当红歌手、艺人,哪位艺人让您印象深刻?

宋柯:有件事,很多人不知道,也鲜有媒体报道。当年,我的家装设计师朋友去新疆出差,她从新疆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盘磁带。她说:“老宋,这个你一定要听,里边一首歌叫‘冲动的惩罚’,我听一次哭一次。”然后我就听了整盘磁带,觉得里面的歌很别致,在我们原创音乐圈里还没人写过这样的歌,然后我去了乌鲁木齐,见到了刀郎。

刀郎真正打动我的是,他的经历。他曾经从四川“飘”到新疆,在新疆待了很多年,就为了爱情,所以他写的东西情感非常充沛。

和刀郎签约前,我们喝了三天的酒。在乌鲁木齐郊区的野外,在广袤的星空下,刀郎抱着吉他唱歌给我听,太陶醉太享受了!我只能说,可能没有多少人享受过这样的待遇。喝到最后一天清醒的时候,我们把合约签了。



本报记者庄筱婧(左一)、陆晓凤(右一)与宋柯合影。(本组图/本报记者 林铭鸿)

公益广告



当时光流逝 让绿色留驻

低碳节能 人人参与 人人受益

设计:邱艺峰

中共厦门市委文明办 厦门日报社(宣)